

#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th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Xinru Yang*

School of Marxism,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00, Sichuan, China

##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rther emphasized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s the cor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bjective laws of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cultivation and ele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evitably call for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m. Meanwhile, this system provides a solid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a favorable growth environment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systematically optimizing physical elements such as workers, means of labor, and objects of labor, and enhancing the role of penetrating elements such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At present,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still faces multiple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unsmooth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 blurred bounda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he low efficiency of factor allocation, the insufficient interac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and the lagging supply of systems, which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framework driven by the synergy of "powerful political parties-proactive governments-effective markets-orderly societies", and release the intrinsic momentu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 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

杨昕茹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理论，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优化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和渗透性要素的作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支撑与发展环境。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面临市场机制运行不畅、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内外循环联动不足等多重制约，束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为此，必须加快构建“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协同驱动的系统框架，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动能。

**关键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

#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呼唤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适应时代要求的创新成果，是指引新时代中国发展实践方向的理论基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作出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全面系统部署，并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sup>[1]</sup>。随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聚焦于“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并同步推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所在，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此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深度激活全社会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加快催生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为此，立足新发展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塑造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制度保障。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sup>[1]</sup>的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内涵丰富，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多个层面。目前，学界主要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脉络、内涵特征、实践进路等方面展开了细致研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更高目标。任保平等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建立到完善的三十年发展历程划分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创新发展时期”、“完善时期”、“深化时期”，并指出其表层演进轨迹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深层演进轨迹是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演变<sup>[2]</sup>。徐政等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中国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深刻反思和持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结果<sup>[3]</sup>。针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特征，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丰富见解。如朱忆天等基于对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视角，论述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要义是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之“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高”、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调控手段之“高”<sup>[4]</sup>。赵峰等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构成与运行机制视角，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强健的市场主体、统一高效的国内大市场、能够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以及顺畅健康的国内国外要素流动<sup>[5]</sup>。白永秀等关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和发展方面，认为它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注重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促进有效政府和有为市场深度融合，推进高水平开放和新发展格局良性互动的新型经济体制<sup>[6]</sup>。此外，许多学者提出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进路，他们建议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政府职能、完善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机制<sup>[7]</sup>，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sup>[8]</sup>，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等<sup>[9]</sup>。

综上所述，该领域的研究已奠定深厚的基础，然而，针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新质生产力内在关联的系统性学理阐释尚显薄弱，相关学术探讨仍待深化。基于此，本文首先深入阐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继而剖析当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旨在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进而凸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

## 2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要求，二者具有内在统一关系。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适配的生产关系与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该体制通过系统化制度安排，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成长土壤。

### 2.1 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角度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表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遵循的客观规律，也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所必须遵循的科学规律，决定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sup>[10]</sup>。

一方面，生产力的本质是人类物质力量的综合体现，具体表现为人类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能力，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力是社会矛盾运动中最根本的驱动力量，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根基，并直接制约着物质生活水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仅标识着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也反映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与文明高度。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求与之相适配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力的总和，则决定了社会的整体面貌。正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提到的，“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sup>[11]</sup>。也就是说，生产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特别是物质生产资料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当生产力发展到旧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的程度时，生产关系必然发生变革。

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构成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其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其一，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时，能有效促进其进步，反之则形成阻碍。其二，生产力作为最具活跃性和革命性的要素，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相较之下，生产关系则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这种相对稳定性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往往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最终跃升至新阶段时，原有的生产关系难以匹配其新要求，从而因滞后形成了阶段性矛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sup>[12]</sup>。换言之，当面临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的阶段性矛盾时，若不主动革新既有生产关系，这种阶段性矛盾就可能激化并加剧社会矛盾，诱发社会动荡或经济危机，最终导致暴力社会革命的爆发。革命虽能打破束缚生产力的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适应并促进发展的新制度，但其过程往往伴随着一系列代价，诸如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文化与历史的断层，以及给人们留下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等。因此，必须前瞻性地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有生产关系，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构建起既能适应当下又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 2.2 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和渗透性要素角度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生产力系统可划分为实体性要素与渗透性要素。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作为渗透性要素，共同作用于实体性要素，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 2.2.1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优化“劳动者”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

在新质生产力框架下，“劳动者”已超越传统体力劳动范畴，指代能够创造、掌握并应用先进科技、适应复杂生产流程、实现高附加值产出的高素质人才集合。他们具备更高的知识水平、创新能力和数字素养，能熟练运用先进技术与智能工具进行生产。其一，该体制通过提升劳动者配置与协作效率，强化新质生产力

的“高效能”特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人才社会流动渠道，破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建设统一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推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改革，以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与研发环境引导高端人才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关键区域集聚；并支持基于数字平台的跨组织、跨地域协同研发，实现劳动时间与智能的高效配置。其二，该体制激发劳动者成为创新主体，通过塑造高素质人才队伍支撑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与“高质量”特征。通过建立健全知识、技术、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分配的市场化机制，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创新收益，激发其创新活力；同时，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培育能够驱动科技创新的高素质劳动者，实现人才价值的最大化。

### 2.2.2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升级“劳动资料”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下，劳动资料正由传统机器设备向智能互联系统演进，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成为关键构成。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其中劳动工具居于核心地位。在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资料主要表现为智能机床、工业机器人、高端传感器、算力中心等，呈现出智能化、数字化与自动化的典型特征。其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技术与生产工具深度融合，赋予劳动工具智能属性，加速其迭代升级，实现劳动资料的“高科技”化。市场竞争激发企业主动进行技术装备更新，而政府则通过战略规划、基础研究投入与政策引导，弥补市场在长期性和基础性创新中的不足，支持新型劳动工具的研发与应用，并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设施数字化改造。其二，该体制依托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壁垒，构建激励相容的机制，推动智能高效劳动工具的规模化、高效率应用，赋能其“高效能”特征。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在该体制保障下实现顺畅流动与高效配置，为智能工具潜力的充分发挥奠定基础。其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健全标准体系、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劳动工具产出质量的稳定与提升；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则进一步激励高质量、原创性的工具创新，为劳动资料的持续演进提供制度支撑。

### 2.2.3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拓展“劳动对象”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

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对象主要指生产过程中被加工改造的客体；而新质生产力则极大地拓展了其内涵，使其从物质资料延伸至数据、算法、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其一，该体制通过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培育数据交易市场、完善流通规则，使数据成为可直接分析、挖掘与应用的关键劳动对象，为前沿技术领域的发展注入“高科技”内涵。其二，该体制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引导生产要素向高效领域配置，利用公共数据平台推动资源共享，降低新型劳动对象的获取与使用成本，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强化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特征。其三，该体制借助法律法规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激励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提升；同时依托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突破关键原材料与核心技术瓶颈，从而赋能劳动对象的“高质量”发展。

### 2.2.4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渗透科学技术与管理赋能新质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嵌入、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构成新质生产力“高科技”特征的根本来源；科学管理则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土壤与组织保障。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二者深度融合，形成“科技赋能管理、管理催化科技”的良性循环。其一，该体制为科学技术渗透提供制度支撑，奠定“高科技”与“高效能”的基础。在有效市场方面，通过竞争机制、价格信号与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微观主体技术创新活力；在有为政府方面，依托国家科学计划与重大科技投入，强化基础研究，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同时，通过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协同赋能其“高科技”与“高效能”特征。其二，该体制为科学管理渗透提供运行框架，强化“高效能”与“高质量”的实现路径。通过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等手段维护市场秩序，同时鼓励产业联盟、创新集群等协作形态，为科学管理实践提供规范框架。该体制还以标准引领机制推动供给质

量提升，促进供需结构匹配；并强调绿色低碳转型，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符合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要求。

### 3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就斐然，为经济腾飞与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以及国内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刻要求，现行体制在多个维度上仍显露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结构性问题。这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不仅束缚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也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亟待系统性审视与破解。

#### 3.1 市场机制运行不畅制约要素高效配置

市场机制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价格、供求与竞争的自发调节，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激励技术创新。当前，我国市场体系仍不健全<sup>[13]</sup>，尚未真正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格局，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释放。这直接降低了要素配置的畅通性与使用效率，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市场活力。具体而言，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滞后。地方保护主义与行政性垄断依然存在，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与商品价格形成机制仍受行政干预，扭曲的市场信号难以引导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其二，市场竞争生态有待完善。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而反垄断监管的精准性与时效性尚显不足；部分关键新兴领域存在隐形市场准入壁垒，加之市场退出机制不畅，导致低效企业与“僵尸企业”挤占宝贵的创新资源，抑制了市场的新陈代谢功能。

#### 3.2 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影响功能协同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政府与市场形成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协同关系。然而，当前二者关系尚未完全理顺<sup>[17]</sup>，政府在引导、支持、规范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越位”与“缺位”并存的困境。一方面，“越位”表现为政府对市场自主调节的过度干预。例如，过度的行政审批限制了市场准入，对传统领域的监管有时抑制了创新；部分地方政府在新兴技术领域采取保守的审批策略以规避风险，压缩了市场活力空间；部分产业政策直接干预资源配置与市场决策，扭曲了公平竞争机制<sup>[18]</sup>。另一方面，“缺位”则体现在政府监管与服务供给的不足。基础研究投入与公共产品供给长期短缺，直接影响重大原创成果的产出，加剧了关键技术的对外依赖，深化了“卡脖子”难题。同时，在数据等新型要素领域，存在政府与部分平台企业对数据资产的垄断，社会各界参与数据要素市场治理的机制缺失。此外，新兴领域的监管规则滞后，缺乏健全的监管框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风险防控执行不力<sup>[14]</sup>。

#### 3.3 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制约供给质量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技术本身的突破，更取决于科技成果能否有效融入生产过程，引发劳动力、资本、知识等生产要素的优化与创新性配置<sup>[10]</sup>。当前，我国要素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已成为制约供给质量提升的关键瓶颈。一方面，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面临显著制度性障碍。土地要素受城乡二元结构束缚，难以高效流向新兴产业；劳动力要素受户籍与公共服务约束，高端人才供给短缺，传统劳动力技能转型困难；资本要素方面，金融服务体系存在融资结构失衡问题，金融资源过度向大型企业倾斜，中小微和创新型企业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另一方面，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面临系统性机制缺失。数据要素存在产权界定模糊、交易市场发育迟缓、安全与开放共享失衡等问题，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与传统产业融合深度不足；技术要素则面临产权激励不足、产学研用协同转化机制断裂的困境，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对接不畅，技术市场活跃度低，制约了创新效能的释放。

#### 3.4 内外循环联动不足限制发展空间

畅通的社会再生产循环是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前提。当前，我国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程度的不对称性<sup>[18]</sup>，制约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一方面，国际循环通道受阻，首先体现在高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足，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形成“卡脖子”风险，阻碍了先进技术成果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实现。其次，高端人才引进政策灵活性不足导致“引才易、留才难”。再者，制度型开放深度不足，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不充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机制尚不健全。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分割则削弱了双循环的内生动力。既往“以外促内”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开放对改革的推动作用，低估了旧有利益格局对新体制的渗透，导致国内改革滞后于开放需求。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地方保护形成的行政壁垒，以及国内市场对民营经济开放不足、准入受限等问题，共同抑制了企业家信心与创新活力。对内开放的不足，反过来又制约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能力与水平。

## 4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

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赋其能，共同作用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以其“有力、有为、有效、有序”的合力，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实现了对既有现代化模式的创新与超越<sup>[15]</sup>。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赋能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引擎。这意味着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然离不开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必然离不开积极有为的政府引导，必然离不开充满活力的有效市场，必然离不开和谐有序的社会参与，要构筑起“党—政府—市场—社会”的四维谱系<sup>[10]</sup>。

### 4.1 有力政党：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我国一切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更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政治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sup>[16]</sup>。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确保新质生产力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保障共同富裕目标不动摇、航向不偏航。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党通过顶层设计锚定长远方向，凭借强大政治决心破除深体制机制障碍，并发挥组织动员优势，整合全社会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形成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磅礴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跃升，必然要求强而有力的政党的支撑与引领。

一方面，深化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把握与规范引领。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精准界定政府行为边界，规范市场运行秩序，有效治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等问题，为政府与市场高效协同、良性互动提供稳定可靠的制度环境。通过制定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明确新质生产力发展目标、路径与重点领域；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性制度，为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提供稳定法治保障与政策预期。另一方面，全面提升党驾驭复杂市场经济的能力。充分利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独特优势，在资源整合、组织动员、统一执行上展现强大领导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协调各方利益，凝聚全社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共识，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从而保障市场经济行稳致远和共同富裕稳步推进。

### 4.2 有为政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本质在于通过政府的“有为”为市场“有效”赋能，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以政府职能的精准履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up>[17]</sup>。政府作为国家资源的掌控者，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方针政策，只有通过政府运用多种手段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职能，制定具体规划和组织实施，才能转

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sup>[19]</sup>。这既是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基石。新质生产力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特性，需要政府以政策工具降低创新成本、分担风险，同时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垄断抑制创新活力，这正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核心角色。全面建成“有为政府”，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质升级，转向进阶为“高水平”发展<sup>[18]</sup>。

政府的“有为”绝非替代市场，而是通过提供制度供给、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等来弥补市场失灵，为新质生产力营造低成本、高效率、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一方面，要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基础，精准定位政府角色。各级政府均需尊重市场规律，顺应简政放权趋势，强化服务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制度层面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交易成本；完善知识产权快速审查、维权和仲裁机制，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产权保护和激励制度基础。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对市场缺陷问题的调控引导。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以提供治理能力，注重防范化解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引发的风险；对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建立敏捷包容的风险监管框架，平衡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保障数据安全与公平竞争，维护健康市场秩序和创新生态，从而推动经济更好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 4.3 有效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地位。将市场作用从“基础性”提升至“决定性”，为市场释放了更广阔的作用空间，是驱动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促进有效市场形成的根本前提。有效市场的高效与公平运行，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紧密依赖于有为政府，二者协同优化市场机制。市场不仅是资源配置主体，更承担政策传导、预期管理等关键功能<sup>[19]</sup>，构成经济体系稳健运行的稳定器。推动市场充分发展、加快形成有效市场，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标共同富裕目标、迈向“高水平”阶段的关键着力点，也是加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紧紧抓住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个“牛鼻子”<sup>[5]</sup>。一方面，必须紧紧抓住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一关键枢纽，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这要求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畅通要素自由流动渠道；深化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确保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创新要素配置方式，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更大范围自由流动、高效集聚，从而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畅通国内大循环。同时，必须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核心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创新精神与市场活力。另一方面，要系统构建与完善高标准市场制度体系。着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技术等要素活力；完善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sup>[19]</sup>等在内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从而在“有为政府”的协同保障下，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与效益最大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 4.4 有序社会：维护公平正义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其实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经济<sup>[3]</sup>。公平正义是有序社会的核心支柱，也是新质生产力能否稳健发展并赢得广泛社会认同的社会基础。新质生产力带来的颠覆性创新必然引发社会结构深刻性变革，而公平正义通过保障不同群体在技术变革中的权利平等，能够防范因产业替代和就业转型引发的部分群体边缘化风险，避免社会分化加剧成为创新的阻力。有序社会本身是社会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前提，其特征体现为规则约束与法治保障，内在要求权利、机会、规则公平。因此，维护公平正义不仅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更是赋能新质生产力行稳致远不可或缺的社会根基。

维护公平正义需融合法治思维和德治思维协同推进，用法治规范与道德约束共同支撑有序社会。一方面，

在法治层面，须强化法治的基石作用，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的系统性规范，构建规则秩序。立法要完善覆盖新业态权益保护与技术创新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明确不同群体在生产关系变革中的权利边界；执法要加大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力度，破除创新领域的壁垒与歧视，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取要素；司法要健全救济机制，畅通弱势群体维权渠道并降低其成本。另一方面，在德治层面，着力培育市场主体的道德自觉与自律。通过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优良品德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促进红色文化精神与市场经济的深度结合，从而使公平正义从制度要求内化为全社会的行为自觉，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

总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托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序社会的协同作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有力政党是领导核心，有为政府是连接枢纽，有效市场是根本动力源，有序社会既是治理目标，也是运行基石。四者相互促进，形成动态平衡，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 5 结语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制度保障。本文旨在探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研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提供核心制度保障的必然要求。该体制通过系统优化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实体性要素，并强化科技、管理等渗透性要素，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支撑。然而，当前体制仍面临市场机制运行不畅、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内外循环联动不足等多重约束。为此，必须加快构建“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协同驱动的系统框架。其中，有力政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有为政府通过精准调控弥补市场失灵，有效市场确保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有序社会筑牢公平正义的基石。四者协同，共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方能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01).
- [2] 任保平,李培伟.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15(02):3-24.
- [3] 徐政,江小鹏.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特征、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06):106-120.
- [4] 朱忆天,朱浚.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要义及推进路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1(02):292-302.
- [5] 赵峰,段雨晨.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J].经济学家,2024,(10):15-21.
- [6] 白永秀,张可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逻辑、内涵及路径[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4(06):1-11.
- [7] 刘衍峰,涂良川.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语境、内涵特征与实践方略[J].经济问题,2025,(02):12-20.
- [8] 迟福林.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及重点[J].人民论坛,2024,(15):16-21.
- [9] 李京京,李红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重追问[J].经济问题,2024,(01):25-32.
- [10] 周文,李雪艳.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15(04):84-99.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4-07-22(001).
- [14] 刘志彪.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挑战与对策[J].学术月刊,2023,55(04):82-90.
- [15] 陈梓睿.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序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与超越[J].求索,2023,(06):175-182.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9.

- [17] 常庆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山东社会科学,2021(2):20-25.
- [18] 唐教成,周文.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共同富裕:理论澄清与建构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5,(03):156-166.
- [19]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N].人民日报,2024-03-06(001).